

夺命飞锤

(台湾) 乔奇 著

黑猫女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惠西平

封面设计 艾 玲

夺命飞锤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6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80605-224-0/I·189

定价:9.80 元

内 容 梗 概

《夺命飞锤》某城市接连发生了恐怖、神秘的杀人事件，被害者满脸惊恐，头上不是有一黑洞，就是脑浆飞溅。是天外来客所为，还是神鬼所做？刹时间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不安的气氛之中……

“夺命飞锤”，一条铁链拴一个铁球，这就是杀人凶器。那么，杀人者和杀人动机呢？黑猫和虎妞对案情进行了一系列缜密的推理……

《镭射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颠覆政权，称霸世界，在深海下建立了军事基地，制造出杀伤力很强的镭射枪，屡屡侵犯巡海的舰艇，给美国海军和日本政府造成压力。黑猫受托，只身闯入潜水艇中，以一身绝伦的轻功武艺，杀死首恶分子，夺得两挺镭射枪，并控制了中心机舱。丁雷、虎妞排除了艇外障碍，进舱共同斗敌，全歼贼兵。黑猫扫动爆炸机钮，三人奋力游向海岸，潜水艇爆炸了，掀起巨大波浪，三人望浪兴叹，庆幸人类免除一大劫难。

《黑色诞辰》恐吓电话和棺木炸弹相继在黑猫的生日袭击了这位闻名世界的女侦探。大师兄的被绑、换脑，冒牌师兄潜伏黑猫身边伺机下手，这一连串的情节、悬念，给这篇故事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目 录

夺命飞锤

结婚前夕	新郎被杀.....	(1)
凶手逞暴	血案逸去	(14)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9)
川健被杀	隐现端倪	(41)
移花接木	倭鬼施诈	(60)
黑水岩上	危机四伏	(81)
狼子野心	六亲不认	(88)
生死决斗	恶徒就擒.....	(106)

镭射枪

水鬼潜艇	荒岛历险.....	(116)
情报少将	逸庐求援.....	(131)
山穷水尽	峰回路转.....	(148)
金蝉脱壳	巧探贼巢.....	(163)
北海道上	虎妞受困.....	(179)
黑猫神勇	活捉潜艇.....	(192)

色丹岛上	神秘难测·····	(207)
侠义姊妹	死里逃生·····	(225)
黑色诞辰		
生日前夕	阴影笼罩·····	(242)
夜半偷袭	来去无形·····	(258)
骇人手法	丁雷遇难·····	(273)
机器换脑	包藏祸心·····	(290)
生死边缘	洞穿奸机·····	(307)
凶顽狡徒	再设陷阱·····	(321)
狡兔三窟	元凶漏网·····	(341)
荒郊血战	徒劳无功·····	(354)
夜赴荒岛	危机四伏·····	(364)
最后奸诈	尽付东流·····	(371)

结婚前夕 新郎被杀

夺 命 飞 锤

狄克怀着愉快心情，驾车回到了他在郊外的寓所。

夜已深，月色是那么的皎洁，门前的凤凰树在夜风轻拂下轻轻地摇着，似乎在含笑迎接它的主人归来。

这棵凤凰树是狄克亲手栽植的，五年来看着它一寸一寸地长大，如今枝密叶浓，已经长得十分结实。

下车后，狄克走到凤凰树跟前，用手轻轻拍了拍它健壮的树干，或许是他亲手栽植的缘故，而和这株凤凰树有了很深的感情。

狄克今晚参加了一个生日宴会，结束后，又驾车将他的女友送回家，所以直到现在才算清闲下来。

狄克一想到他的女友，心里便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她是一个有着爱尔兰血统的西方女郎，活泼、美丽，而又具有东方女郎的娴静和温柔。

他们等于已经订婚了，狄克很善于瞅准时机，当今晚友人的生日宴会到达高潮时，他将一枚早已准备好的订婚钻戒，套上了露西的手指。露西一点也不犹豫，当时用她那双藕一样的粉臂轻轻勾住了狄克的脖子，主动送上一个甜蜜的

香吻。

那是一个具有深长意味的甜吻，不仅代表了愿意接受狄克的求婚，并也答应明天就陪狄克走上结婚礼堂。

这在狄克来讲实在喜出望外，从明天开始，他就要结束了他的光棍生活。

当然，他会竭尽一切力量，来为以后的幸福生活去做安排，只是时间太仓卒了，而使他有无从着手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狄克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兴奋的，浑身充满了新的活力，走路时的脚步也会感到特别轻松。

“明天你就会有位新的女主人了，”狄克神经兮兮地对老槐树说：“她会和我同样喜欢你的。”

他转过身来，又仔细打量了一下他的住所。

这的确是一幢相当精巧的房屋，环境优雅，空气新鲜，而且不久前还曾彻底地修过一次，油刷粉新，做为结婚新居一定十分合适。

他愈想愈高兴，吹着口哨，取出钥匙，打开门，亮了灯。

狄克是一个素来很重视生活情趣的人，无论客厅、卧房内的用具，已经算是相当讲究的了，不过结婚时，必须还要添置新婚用具，在他的经济能力来讲，还是绰绰有余。

他进入卧房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拨打电话，时间实在太仓促了，必须连夜要向家具用品商店洽购停妥，并限定商人明早就要送到。

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些事情根本不是问题，几个电话一打，便立刻获得解决。

狄克倒了一杯酒慢慢饮，不自禁地又想到应该怎样安排一个愉快的蜜月旅行？让露西感到她有这样一位善于体贴的

丈夫。

法国？罗马？迈阿密？还是？……

噢！值得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如果露西有兴趣的话，他将陪她一一游遍。

外面的凤凰树也正对着卧房的窗户，它一直不停地婆娑而舞，似乎在祝贺它的主人能够获得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

电话铃声将狄克的思潮打断，伸手取下话筒时，他已晓得是谁打来的电话。

“甜心，”狄克笑着说：“我正在想念你哩，你在干嘛？”

“我也在想念你，亲爱的，以前我从来没有过像今晚这样兴奋。”

“所以打电话来找我聊聊，是吗？”

“嗯，难道你不乐意？”

“傻子才会不乐意哩，你未来的丈夫绝不是一个傻子。”

露西笑了，笑得很甜。

“噢！我应该事先告诉你，明天所需用的东西，我都已安排好了，只是你的礼服，现做也来不及，我正为这件事情大伤脑筋哩！”

“亲爱的，你可以不用烦神，半月前我就将我的礼服做好了，相信当你看到我穿了它在你面前出现时，你一定会十分满意。”

“真的？”狄克充满了惊喜。

“这是什么时候，我还会跟你开玩笑嘛。”

“噢，我还计划做一次最值得回忆的蜜月旅行，法国的凡尔赛宫和凯旋门，美国的黄石公园，瑞士的湖光山色……只要是你喜爱的，我们一定要在蜜月旅行中一一见到。”

“噢，亲爱的，你真会安排！”

“还有我们的新居……”

一个怪异的景象，突将狄克的话声打断，从卧房内向外看，虽然光线十分昏暗，但是狄克尚能看到那株凤凰树的浓叶丛中，好像刚才伸出来过一颗脑袋。

他聚目凝神，仔细再看。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凤凰树摇晃得相当厉害。

这是反常现象，晚风十分柔和，不应该使凤凰树摇晃得那样剧烈。

“亲爱的，”受话器中传来露西的呼唤：“是怎么回事呢？为何突然中断了我们的谈话？”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狄克带笑说：“要是有的话，也许窗外来了一个雅贼。”

“雅贼？”

“嗯，他不想偷什么东西，只想偷听我们的谈情说爱。”

露西又笑了，笑得更甜。

就在此时，外面凤凰树突然发生了一阵唏哩哗啦声响。

狄克惊异地急忙转脸向外看，一看之下，立刻将他惊得魂飞魄散。

他看到了一个圆圆的球形物体，黑光铮亮，体积较小孩玩的皮球略大，这只黑球不知怎会从树丛中飞出？速度快得好像流星，等到狄克看清它的形状时已经来不及了，黑球夹着劲风破窗而入，咔嚓声中击碎了狄克的脑袋。

如以“人有旦夕祸福”来形容狄克眼前的遭遇，似乎时间快速方面的形容尚嫌不够，半点钟前他还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和甜蜜，仅只一瞬间，他已脑浆迸流地躺在地上。

他的死状很惨，不仅脑浆鲜血四处飞溅，而且他的整个头颅已被砸成粉碎，连下巴骨也不知飞去哪里？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狄克做梦也没想到在他结婚前夕，遭遇了这件惨变。

“狄克，究竟怎么回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边的话筒已经从小几上面垂下来，受话器中不断传出露西的惊声呼唤，从她声调的颤抖上，显然她已经知道发生了惊人的变故。

当她连叫十余声，而又得不到狄克的半点回应时，才将电话挂断。

凤凰树在晚风轻拂下，继续地在那里轻轻摇晃，而这间即将做为结婚洞房的卧室，现已寂静得死气沉沉，呈现着一个十分恐怖的画面。

击毙狄克的黑球现已不知去向，好像它从天上飞下来，现在又回天上。

蜂鸣器的厉啸划破寂静夜空，两辆警车闪亮着红灯，飞也似的冲到凶宅门口。

警方人员的出动已经算是非常迅速的了，露西在电话中发觉情形不对，报案后驶抵现场，前后还不到半个小时。

露西十分关心狄克的安危，她想头一个冲出警车，但被汪震刚帮办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紧急包围现场。”

这是汪震刚帮办下达的命令，凭他过去经验，未明屋内虚实前，这是应有的措施。

两辆警车内还有三名便衣探员和五名武装警察，他们都

是办案老手，听到命令后立刻冲下警车，分散开来守住了凶宅的出入要道。

汪震刚帮办右手抽出了怀中佩枪，左手将露西拉住在身后，飞快地奔到凶宅门口，将身子作斜侧状贴住门口墙壁，然后大声坦白地叫喊。

露西紧张地屏住了呼吸，现在她只有一个愿望：听到狄克的应声，走出来将门打开。

但是她失望了，汪震刚帮办喊了半天，里面仍旧毫无动静。

警车上佩带的探照灯，在汪震刚帮办的手势下开亮了，两道青惨惨的强烈光柱，将凶宅正前方照得纤毫毕现，只可惜无法看到室内的全部情况。

砰！砰！砰！

汪震刚帮办对准门锁一连三枪，然后再用肩膀猛力将门撞开，飞也似的冲了进去。

这位老帮办“虎老雄心在”，他一点也不畏惧遭遇埋伏，三名探员唯恐帮办遇险，也紧跟着冲进了客厅。

露西硬被留在门外，虽然她心急如焚，但在未明屋内情况前，警方人员绝不许她轻易涉险。

八道眼神轮流搜索遍了客厅内的每一个角落，认定没有异状后，在汪震刚帮办率领下一同拥进卧室。

室内的电灯仍旧亮着，狄克的尸体立刻呈现眼前。

汪震刚帮办怔住了，虽然他经办过无数凶杀案件，但还没有见过这样恐怖的死亡现场，以前见过的无头尸体只是被人割走头颅而已，如今所看到的是，死者整个头颅已被砸成粉碎，脑浆和碎肉溅满了卧室每一个角落。

那已不能称为头颅，倒像马路中心被汽车轧碎了一个烂西瓜。

突听门外一声惨叫，跟着扑进来几近疯狂的露西。

她没有能够扑到尸体跟前，便被两名探员架住。

她从来没见过这样恐怖的画面，也从未遭受过这么严重的刺激，但她没有哭，只是脸上浮现了极度的惊恐和绝望。

汪震刚帮办立刻命人将她架出外面，她曾竭力挣扎，嘶声嚎叫，但是没有发生作用。

探员们携有枪验仪器，在汪震刚帮办的指挥下，立刻开始侦察现场。

五名武装警察在外面担任巡守，应该不会再演出恶劣情况，是以外面的事情不需要汪帮办操心，现在他正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那扇已被击碎了的窗门玻璃上面。

露西仍在客厅哭叫不休，探员只好将她暂时困在沙发上，这是不得已的措施，他们不能一直看守着这位伤心欲绝的女郎，而要抽出身来办理正经事情。

这件事情遭遇在露西身上，实在太残酷了，一般人很难承受住这样严重的打击。

凤凰树还在窗外轻轻摇晃，它完全不晓得已经丧失了栽植它的主人。

汪震刚帮办一直注视着那扇被击碎了的窗门，窗门是被铁销栓死，未经检验前，他不愿意随便打开，只能从窗户上的破洞，查看外面的情况。

他头一眼所看到的，就是那棵无知的凤凰树，它那浓密的叶丛，刚好正对着窗户上的破洞，他再回过头来查看尸体倒地的位置，照角度上看，狄克的头部也正好经由窗户上的

破洞和凤凰树梢成为直线。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状，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帮办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狄克是被外面抛进来的某项重物，砸碎头颅至死。

但是，因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房内不见砸碎狄克头颅的那件东西？

难道凶手行凶后，又跑进房来将凶器带走？

他有这个必要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却深深地困扰着这位老帮办，使他额头上平添许多皱纹。

现场侦查工作，一个小时以后全部完成。

“报告，”一名探员来到帮办面前：“整幢屋子里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指纹。”

“足印呢？”

“一样，现场显示，凶手并没有走进过这幢房子。”

“仅仅查不出指纹足印，你就做这样肯定的表示？”

“更重要的是所有门窗都由里面上栓，如果凶手进而复出，至少有一扇门或窗户，应该是敞开的。”

汪震刚帮办点点头：“真正的死因呢？”

“致命处是死者的头颅，能够将它击成这种粉碎样子，则凶器至少是两百磅重量以上的坚硬物体。”

“找到凶器没有？”

“没有找到。”

“既然证实了凶手没走进过这幢屋子，当然也证实了凶手不会在行凶后将凶器带走。何况你又认为凶器的重量当在两百磅以上，而现在屋内竟找不到那么笨重的一件凶器，这种

情形应该怎样解释？”

探员看了一下那扇破碎的窗户，没敢吭声。

“也许可以解释为：凶手从外面扔进重物将死者的头颅砸碎，但是以窗户破洞的大小来看，那绝不是两百磅重的物体所造成的，那么笨重的凶器，会将整扇窗户砸垮，而现在只是击成一个尺余直径的破洞而已，这又是什么原因？”

“.....”

“还有一个更不能成立的理由：什么人能有这样的臂力，竟将一个两百磅重的物体当作凶器，从窗外远远而准确地击中死者头颅？”

探员羞惭满面，更加答不出话来。

汪震刚含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难过，虽然我说出了其中的矛盾，但是我也想不出来形成眼前杀人现场的真正原因，现在你应该再到外面查看查看，我认为窗外的凤凰树非常值得注意。”

“是，帮办。”

被绑在客厅沙发上的露西已经停止叫闹，但是哭得个泪人儿，她还算是能够承受重大打击的女孩，换了别人很可能当场昏厥过去。

汪震刚帮办从卧房来到她的身边：“首先我应该向你道歉，但这是不得已的措施。”

“我知道，”露西强行忍住悲痛：“我不会怪你们的，我应该冷静下来，纵然帮不上忙，但是至少也不应该替你们增加麻烦。”

“只要你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你是会帮我们很大忙的。”

“是吗？”

汪震刚帮办点点头，一面替她解开绳索：“我们侦办任何凶杀案件，一定很重视杀人动机，我想在这方面请你提供一点意见。”

绳索全部解开后，露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请只管问，为了替狄克伸冤，我一定尽量地据实回答。”

“你知道他昨夜的行踪吗？”

“晚上七点，我们同去参加一个友人的生日宴会，直到将近十二点才告结束。”

“生日宴会中，狄克有没有和人发生不愉快事件？”

露西将头一阵连摇：“绝对没有，昨日的生日宴会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最愉快的气氛。”

“钱财方面呢？我是指狄克生前，在金钱方面会不会和人纠葛不清？”

“也没有，狄克从来不和外人发生金钱来往，”她加以强调说：“没有来往，就没有纠纷，帮办认为对吗？”

“其次是仇杀，你认为这方面的可能性如何？”

“我认为简直没有可能，狄克为人忠厚，秉性善良，不用说深仇大怨，就是普通的争吵，也是从来没有跟别人发生过一次。”

“爱情方面呢？除你之外，还有没有被他深爱着的女人？”

“狄克不是那样的人，自从和我认识以后，从未和别的女人有过来往。”

“听说你跟狄克已经订婚，而且决定明天走上礼堂，有这回事吗？”

“有，而且就是在今晚的生日宴会中决定的。”

“再谈谈你本人方面，除了狄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男

人对你一往情深？”

露西的眼神略为动了动：“你疑为我们之间爱情发生了三角纠纷，有人妒嫉我嫁给狄克，而在结婚前夕将他杀害？”

“正是如此，不过这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敲，可能性如何，还要依赖你对这方面尽量提供。”

露西苦笑着摇了摇头：“请帮办一定要放弃掉这条路线，否则会让你钻进牛角尖去的。”

“这样说，没有这个可能？”

“连一丁一点也没有，我从七岁记事开始，就没有被任何男人喜欢过，我的父母常说我是一个世界上最笨的女孩。”

汪震刚帮办将眉头一皱：“这就难了，我们干警探的，最怕碰到没有明显动机的凶杀案件。”

露西也愁锁双眉，她对面前这位老帮办，实有爱莫能助之感。

刚才前往凶宅外面侦查情况的探员匆匆走了进来：“报告帮办，那棵凤凰树的枝桠上有人践踏的痕迹，大片树叶也显得凌乱不堪。”

“哦？”汪帮办甚为惊喜。

“可惜没有进一步的发现，甚至地面上的一个足印也没有留下。”

这位老帮办的惊喜像昙花一现，但是还不死心，亲自又到外面的凤凰树附近，在手电筒照射下仔细地查看。

半小时的忙碌宣告白废，除了认定凤凰树曾经有人攀登外，并未得到什么宝贵的线索。

夜风阵阵吹送，吹得这位老帮办心头有点紊乱。

这是一件没有显明动机的凶杀案件，最低限度目前的看

法是这样。更值得重视的，乃是凶手的杀人手法。

他在警界已有三十年历史，从未碰到过这样愚笨的凶手，竟用重物从窗外将卧室的人头颅砸碎。

但在另一角度看，则应该称他是一个最聪明的凶手，重物砸毙死者后，又不使凶器留在室内，这是什么原因？

砸毙死者的凶器，究竟是什么东西？

.....

汪震刚帮办脑海中一直玩味这些问题，最后，他决定了下面四个步骤：

一、重点调查狄克生前的一切交往——虽然露西提供的绝无虚假，但也许她所知有限，所以必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

二、死者的尸体应有法医解剖作切片检查，试看在被击碎头颅前，有没有遭遇到其他伤害？

三、广泛调查附近一带的居民，在凶案发生时间内，是否见到可疑人物在凶宅附近出现。

四、详细研究狄克之死是否和明日将与露西结婚有关。

汪震刚帮办对最后一项特别重视，虽然办案人员不该在侦查案件时怀有某种成见，但是这件凶案发生的时间太令人怀疑了，凶手竟偏偏选中结婚前夕将新郎杀死。

不仅汪帮办，任何人碰到这种案件，也会对此一情节特别重视。

决定了这四项步骤后，汪震刚帮办还不想立刻离开现场，他将现有人员分成四个小组，以凶宅做为中心点分朝四个方向查看地上的痕迹。

他仍旧希望凶手行凶后离开时，会在路上遗留下一点值得追索的东西。